絛麓堂集

絛鬯堂集卷之十六

書一

復馮少洲

史生至蒙以詩紀序見屬承命惶畏若無所自容禮稱尊者有命少者賤者不敢辭第揣分量力有不能副師命者敢陳其畧惟師明亮之某幼始知學頗有斐然之志當其氣銳謂古人可立追及不復畏縮苦以弱體愚質控制其志每有所奮發輒復中止悠悠三十日月其邁内顧孱陋百業未成始歎然知古人不可及回念昔日狂愚即赧然面赤汗出而食不下也又以積惡所延

先妣棄養神志銷毁僅餘骸骨蓋已自分棄物永不復齒于藝苑矣我師逸氣卓識雄才健思踏唐虞而上之睥睨一世出其風雅使當世聾瞽咸有見聞某得及門而遊亦云幸矣夫所謂詩紀者固皇王之菁華而著作之藪囿也上下數千百年遺章繁帙星集鱗會我師積十餘年之心力而纂成之將使天下後世學者知詞翰之淵源窺古今之變化心甚盛而功甚鉅也此欲叙其始終非我師自為亦須天下博聞達識有通方之學者顧某何人也而敢聞斯命耶夫蹄涔之鮮不知江海之源蕩籬之羽罔窺天地之大乃使想像高深摸擬形似

猶乞兒之談珠玉必為大方笑矣而況蘇合之林厠以蜣彈隋珠之首弁以魚目將使過者掩鼻觀者廢卷其為名篇之累不亦夥乎雖在他人且知不可而我師拳拳相委者蓋以不才夙侍門墻謬蒙獎拔夤緣微倖少副知遇故愛之而不知惡爾若某豈敢過恃寵光僭及非分使天下後世議其不知量哉歆因史生復命敢布衷悃惟望我師矜其不及許其安分此身如未即死他日尚當摳趨嚴席以希長進倘道有所成然後執筆以從先生之後唯所命不敢辭也

寄黃翠岩先生

一別門墻歲舍再歷戊矣雖祗奉訓音罔敢或墜而摸範寔遠步趨末由南斗可瞻不可階而即也靜言企念朝夕維勤某西山之陋儒也自志學有知師心狂簡無足以當鉅公品藻者乃不自意獲出大賢門下受知以来其顧復之勤渠誨迪之諄至期待之宏遠生我育我恩不啻兼之終身歸德非曰一旦遭遇已也感銘自反有欿然於心無敢一有不勑為明訓累比叨一第濫史局方將倚函席之末求以率由於後塵者值時事頓異雖嘗一奉手示而籃轝歸東山矣某嗣有先孺人之變西奔迨再至都則病俗交累日僕僕作塵土狀舊業益

荒犬馬齒且長矣深懼罔有成功爲門下知遇之累惕然中夜不遑安處閩海寥闊又不能一達悃誠以求指南於門下蓋切切而念悠悠而輟者有年矣慙負何言慙負何言茲莆尹莫生便敬上起居且告疎簡之罪莫生某春闈所進士也其人愿謹慮不任劇邑希門下每有以教之時因北風莫聞餘誨仰惟師慈不我遐棄而加督示焉不宣

寄孫淮海四

積久不奉教言追憶昔遊非不宛然在目而歲月漸邁知已天涯覽鏡自觀形容非少矣每閱古紀傳諸奇傳

磊落表表自著當世者方其抗行舊迹著論紓謀固爛然盈帙也數幅之後世代頓異翻帙以思則已窅然遠矣今我兄弟所最念者固此數幅内事爾而聚散靡常少壯易過每靜言自念輒惻然有疚於中家舅至備聞我兄造詣純糓制行端確令人懷仰無斁及出兄丈洪州之制與腴秀雅其五言古諸詩直得康樂正派斂袵跛躇心誠服之夫兄宣力四方煒有茂績而學文日益若此如弟之端居糜禄不唯道不加修併鉛槧而失其故者其自棄何如也秋來迺有校書之命媿愽非雄向對卷茫然魯魚莫辨然由是得稍窺石渠天禄之藏則

不爲無益耳家舅西旋敬此附言申候臨楮戀戀走筆不能自己又不能次也伏惟慈鑒是荷

又

伏辱惠教言兼領袁先輩佳益諗國初作者之盛固氣運使然哉及莊誦嘉叙語高旨深三四過不能通曉吾丈留心理窟其探詣超卓若此孤陋者何能望焉然文章得失千古寸心苟窺見一斑亦曷敢不就正明哲竊謂大復子謂上代不可無詩而治美後世言治不及詩故靡此高談非事實耳若謂亡辭亡意云者則誠作者之獨觀藝林之正旨矣凡丈謂辭由意生意以辭寧未

有意亡而得其辭辭亡而存其意者其論誠美不止可為區區章句道者然弟嘗游泳詞場縱觀述作則固二端判然其說不可易也蓋有辭有意則如化工生物意態充足彩藻內絢名葩貞餘種種可喜者矣亡其辭者如甲叢蒻蔓雖生意具足而才美不足觀亡其意者如繪綃剪綵雖巧奪天工而元神靡與若齊翠之艷縟而興寄都絕此意亡也謂之無辭則不可有宋諸人其發述性情闡明理道長篇短什若誨若訴此謂無意可乎然率直致而無風格即常言而押之韻耳乃亡辭也若夫一人之辭一章之指或此得彼失或先同後異兼備

詮美不過什二三耳此又不可論也原詩之初則言志一言盡矣感物抒情宮商自應天籟披拂萬竅生音言乎其所不得不言不求為詩而詩焉者也而世之文士含毫繹思以之匠物數漈固已非本來面目矣中間五十百步又何計焉蓋講藝之談與原道之訓要須有別原道者貴探其精微講藝者在得其實際兄之論原本精矣必以實際則何子有焉試觀吾輩今日所以體物數章緣情立象莫非志也而豈有所不得已而後然哉蓋亦陶寫性靈游玩一翰墨云耳而作者苦心緣以竝見毫得纖失可具而陳故弟欲兄于何子之言而加察

焉必如尊諭則康衢擊壤之老豈亦具有九德哉將其詩非言志也弟至陋且暗無所知識辱兄下問至情不敢不悉其愚以取裁于高哲雖詞之淺妄輕率有不違計焉惟兄恕而教之幸甚幸甚

又

不奉教久矣然海內交游私心所歆嚮者雖萬里與比鄰不異某孱且戇人也自志學至今兢兢自持未敢少悖于聖賢之訓顧見世之先生長者怵于外道執其成心借老衲侏儒餘說詭為之奇貨以為吾儒宗門向上第一件大事末學輩脚跟不定群然和聲將使天綱人

倫澌就泯歎而方傲然自以為得無上三昧昔辛有見被髮野祭知伊洛之為戎彼野人耳其祥之不偶如此今號稱儒家子乃取葱嶺之餘燼而煽之其為野祭不既大乎仰惟兄丈明辨天啓獨探道要弟心誠仰之重之可誓諸天日不特為相知言也幸有以抑此狂瀾摽明正學則弟終身當北面拜下風矣伏希鑒其愚僭不宣

又

與丈別來久年來渴思一晤啓塞滌吝渺不可得且世方仰重賢豪宣翊興運乃勝然起東山之思要之冲懷

玄鑒有非時俗可易窺者但迴風益避使仰止私衷倍
遲覲止耳辱示諸偉製老丈深思静詣可謂獨契於心
不隨人色笑者此僕所願執鞭也近時學者率剿聽語
言喜竒矜誕互相誇詡倜然若狂其流之獘將决裂準
繩滅絕彞典乃曰鄒魯之教固若此聞者不能察也豈
不悖哉某鈍根未除無緣可入不揣固陋輙欲推明儒
者本来面目屏彼詖淫使不得作心害政内所恃者亦
以此理人心公共世之達觀君子或有取焉則世教深
有頼耳吾丈深造自得世所標目乃謂區區未論不謬
使此拘方果于自信矣感慰何可喻弟故譽于詞至于

銓討宗奧尤不欲以言說究竟方當尊聞行知以求所至異日倘得侍下風容從吏請益冀指南之我示也不宣

復溫三山二

唯翁天挺卓異負偉望于天下舊矣屬疆埸多虞綏靖弘畧中外喁喁唯于翁是冀而徘徊藩臬久稽尊鉞之付識者為朝廷惜之迨茲時事孔棘聖天子撤髀思賢出之獨斷而簡命加焉固聖人天縱聰明知人能官之盛典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而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后有非常之功是以西羌內訌虞詡奏其功留

高創變狄青宣其績慝難之興天之所以開雄哲也自翁受新命以来縉紳士民舉手相賀雖不諳翁所以汎定休眷之詳而衆知其必可恃者則翁所以信于人者豫也聞翁馳車視事盡日夜之力寢食俱廢而邉機無毫毛不入思慮者私心甚仰之慕之思一覩見風采而又願翁為時自玉計歲月以圖之毋過自苦也乃辱惠我好音開示詳密雖癸征虜之雅度又何尚焉益知達人應世之優非鯫生所測也東面嚮風百拜陳謝不盡

又

某章句生也竊謂成天下事在俊傑而俊傑不恒有故

事多易敗而難成匪徒凡才即中才難也彼其度守既
不足同日語無論興起即沿俊傑之緒亦不能善持之
迨其積蠹乃復有俊傑者出而振續之耳由古則然也
前任尹以脩城狀至俾志其日月某欲攷其廢興然後
見三公之為邦翰先後一揆再遠則不可詳矣且城池
之守何日可忘必數十年廼一拯其極敝則待人之難
遇也某恐其益久後人將並三公之事不得其詳是用
備述之此自紀纂之職媿謇辭不足闡揚閎懿而公乃
不嗤其陋且加渥惠焉稽首拜嘉不如媿汗之無從也
秋風匪遐北門望重更惟若時加玉以慰谷中外不盡

寄王球庵

自丈人謁告而西每逢西来人未嘗不詢動定知前恙勿藥久矣更化伊始聖主圖任舊人而衆論籍籍在長者昨辱翰諭固稱篤疚私心竊有惑焉士君子出處何常貴于安遇世不用而汲汲求售非也時方向我而固違焉亦非也東山雖樂其如民望之不置何邇來横議方張白黑淆亂國是岌岌莫所扶持杞人有憂若渉淵氷者仰惟吾丈直氣偉度衆所取信幸不惜一行使正論有所藉而不墜此則事関理道又不在建置言説間也大臣出入要當為國家計慮不可圖私便某叨侍門

下有年懷慕風雅朝夕冀望若渴屬鎬山兄行敬楮附

布𢇁縷不宣

復魏確庵四

數歲獲奉緒言其所以啓我顓蒙翼我孱懦者甚至故

旬日不見則思見之未嘗不充然若有得也廻廊廟念

營人之未康遷借台麾東撫此豈惟東土之幸士君子

豫養宏負期以博濟斯世為業時苟我知則舉而措之

無分險易者固門下素量也但以弟之庸昧不得時奉

哲匠指畫冥冥而行罔罔而止恐終隤落風心無以趨

後塵耳崇文拜別神與俱往教至依依宛然若侍謦欬

已廼悵然悔昔者過從之踈也唯冀台仁時有以誨之萬里比鄰諒非虛語疆埸之事原自多端蠹敝之餘倍煩措置側聞諸所興建維鍵將老吏無不心服每一令下邊民即動色相賀兗樞公亦嘖嘖歎羨謂近推一二中丞茲其首出也乃知真材固自異哉時事後來倚重方切更希節勞自玉非尋常寒暄語也

又

前吏人返草草附復計諸凡當悉有精裁曲中情理也京考事完不便者輒敢橫肆胸臆搖撼國是士風如此世道有隱憂焉清談搆黨借逵磨慧可齒开緒餘納諸

孔孟之室粉飾面目依傍門戶遂欲公相援比為終南捷徑此其害比之洪水猛獸將有甚焉者矣歷觀載籍治亂之端率由吾黨未有士大夫心術頗僻不為人家國禍者今古豈異道耶弟索居無聊有心事欲言則知己者在千里外故輒托楮素吐積懣諒在同心其驟見而駭嘆可知也東中聞有新捷足諗壯猷他日借箸樞幄當大掃九邊積蠹而振起其氣不但東人士蒙福而已春寒餘惟珍攝不宣

又

伏承翰教捧誦惻惻嗟乎兄今果行矣弟初非不體兄

苦情非不達兄深意所以切切勉留一以大義所在有臣子不忍自便者一以世果願治必不可使白駒在空谷也嗟嗟事乃有大不然者夫哲士知幾達人安命兄之此舉真天外冥鴻不可得而慕也弟靡於茲靦顏尸祿行止大較亦嘗自酌之矣古之人進則匡時退則樂道唯所遇制宜無成心也異日者使弟或得奉兄長猷效尺寸于岩廊之上或得隨兄高躅撰杖屨于泉石之間俱未可前必所可知者此生出處與兄共之矣使返附楮布復臨翰依依頓有懷人之嘆乃知僩兮所以思西方盖詩人之意念深哉不盡不盡

又

使者齎教至適乾兄在座發函觀之相與嘆惋一以兄丈樹德罷戍宜膺繁禧乃天倫之變皆至固數有適然亦理之不可曉者一以方今中外之事因循益弛當聖明更化之初正宜群哲勵翼振興功業乃當事者闇于遠略舉措迂僻使才彥灰心豪傑解體可為永嘆耳弟為兄計軫兄衷苦則欲暫謝疆事頤保元和為國計則念通才之希鎖鑰寄重舍驥策駑難期善後二端交戰固已久矣乃兄情切詞迫再至益急而參詳時事亦似自效為難者時乎會當有變姑為國家蓄此大棟俟建

明堂者擇焉甚未晚也幸銓衡知兄深念兄至今茲之舉所以得兄得繹重而西者蓋兼此二履焉而其心則苦矣此不可與他人道也瞻望前旌行且漸邇未諗何途之即轉眄遠别不得一執手敘襟期為悵耳長途千萬珍重不盡不盡

寄杜戒庵

仰惟臺旆由懷抵滄瞻依益近矣而善治餘澤河內之人念之覩于監司追褒之疏屢焉則其民之去思可知也滄鹺雖課額視他司為倍而密邇輦轂王府及百司之食鹽在焉近益以內監之濫支侍衛之橫取不有兄

丈宏畧其何以仰裨度支哉緬生傾耳東聽冀聞經國之長議于朝夕也不盡

復張大石

前娼嫉者乘隙攻兄朝論無不憎之第本兵具覆失折衷故有此紛紛耳極不足為兄尤損失其脩守嚴固虜不能輙入守將見零虜出塞逐之雖失持重較之虜入引避者形狀頓異迺彼其之子醜正妨賢無端痛詆令人何以堪也兄尤功業著于塞垣忠勤鑒于鬼神歌頌播于士民才望孚于公論小小摧抑第少緩開府期耳幸勿介意薊鎮密邇京師虛實邪正衆目共見豈至倒

置丈夫蹈會操機苟可安社稷益生民者盡吾心力為之他何計哉惟望兄丈豁然易念勿隳前志後来撫其人品心事似與彼哉者不侔幸虛心平氣以與周旋處世不得不如此古人所以嘆行路難也以功見嘲人情極難忍若悻悻見于面目又非所望于大雅者故敢恃愛輙布其愚鑒亮幸甚

復王龍池

緬惟兄丈至孝得天承歡僾壽天倫首樂人子深願唯兄丈獲之此固我同袍所徒羨歎息當共執觶庭中以侑舞斑之娛者猥蒙授簡之托竊自幸以有事為榮寵

顧其艷技有限雖比心極所慎重而搜索枯腸竟不能作一奇語以壯壽筵之觀贊門下頌禱媿矣比辱來章盛有推美披閱不覺惶汗夫謂人不數篇近矣若曰代不數人則弟自束髮懷鉛縱觀作者之域匪惟大家名世所誠望塵景服雖其隻韻片語有擅美獨得者亦且甘避三舍于時狂斐之志尚有所希比今內顧捋然頭顱又復老大此正日夜切心之恥而來教乃云云幾于訐矣仰惟茂業日新時方啓春諸翊宣洪理賴在才哲章句腐生它日當執簡操翰敘述景鑠以對于古人傳之不朽得附名驥尾為幸多矣遥挹清風千里如面

寄徐相公

隸人返辱賜回音比領楊村所發手諭三復之不覺泫然出涕某叨出門下且將廿年夙夜兢兢罔敢毫髮自恕孤大賢知遇顧其局分有限不能遠大自樹以副師翁所期誠内慚矣然耿耿之私所以尊信我師立心謀國忠誠粹白思以百拜下風步趨而模範之者蓋夙夜在念未嘗語人而我師顧獨察之教誨提撕顧覆造有無所不用其至幸莫甚焉某孱陋自守不喜廣交延攀然得受知于當世之大人不為孤立兹者台轅南指始覺自顧孑然而又重勞我師念之也某一介寒陋叨師

翁奬拔獲在清貫天下事雖末犯手滌室蔓葵豈敢漫
不加意然恃有我師在上知旋轉乾坤可引日月而待
也乃天不福此遺黎事出意外我師完名全節歸重東
山出處大閑經綸茂績可以不媿古人無忝斯世第恐
中外事勢非吾師謝重之時江湖魏闕知有不能恝然
者而某則慄慄若擦危亦不知身所終棲也蒙諭閱目
揜口極仞深憂某鈍不見事或蹈覆禍機莫知所避師
翁既示其端請竟其說俾得奉以周旋免至顛仆不勝
大願不然某之謇訥師翁所知而以此見囑殆有指也
實録事體重大老師在此某輩或得效其一得後事未

可逆覩雖不敢虛我師珍重之托都豈敢偃然自任于不疑耶日來神情恍惘出不知所之入不知所為既輒轉思天下計不得退又自惟一己進退莫知其決靜中自語僕輩訝之恐性營為心疾也闇感使將發附楮候台履併布所私瞻望斗南邈心于千里外知我師披鑒必為愾然發一嘆也南風便幸惠示德音無任延訂之至

寄王後峯二

違教且七易歲碌碌守館局無足為高賢道者是以不敢時修竿牘通問訊應君子之我遐也夫以門下介然

物表視斯世若將浼焉僕私心豈不高之但以幼服聖訓遊方之內覺倫理天性不可解舍福衰不能無望焉耳夫物莫不各有自恃所恃者固則物不能奪之豈唯聖賢見道真確者為然雖嵇康之於鍛劉伶之於酒固泰然以為得所寓而人莫測也是以舉世嫉其放弛而有識者亦或亮之知彼非徒矜爾僕尺寸士也不足與鴻洞之觀而亦竊有以自恃者但闊別久不得與門下劇談而又非尺翰可盡也秋薦在期大器晚成必有震越人觀聽者謹拭目以俟

又

往歲舍弟至辱惠教言披閱殊慰門下之襟況生風固知之二舍弟前春入都相與語又甚悉其耿介絕俗跌宕不偶之致風清月皎未嘗不千里念玄度焉竊亦自附於心相知者比繼諷來諭則若望僕者深矣夫人立身行己自有矩矱要使有得于心不詭于道則吾身吾主之矣窮達何與焉且古所謂窮達云者主道言耳尚不以加損于天定之分況于名第得失官秩高下閒哉夫其居相親也業相習也一旦以名第祿秩之異而以言詞遜抗禮貌疏密行低昂于其中而求乎此世俗之態非僕與門下所以相待也凡人所以相待如此者內

不相知故耳誠相知矣而猶相待如此則其所以相知亦未矣今門下與僕所以心相知者果何在耶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古人所以同心雖萬里之外百世之下懸相契者以此耳即僕沾沾以一命自矜不體故交此真俗物塵狀矣以遇知門下若門下尚不能忘情此中而謂僕多言也則信有罪矣然僕又竊自附知心者而敢以世俗之心度君子耶是以心有所蓄即不得不相告若它人則不過為寒暄應對之詞或漫作彼此相佼語耳僕豈與深言若此耶伏惟察僕所以見告之意誠不欲

自疏于門下若僕離群多過亦望門下時有以警切之要使彼此所以相知者不孤耳適送息女遠行心緒卒卒舍弟復欲晨行援筆寫心不及詳次冬抄擬請告西歸彼此須一面談當得豁然也不宣

復周際岩

國家九邊之防獨偏老最疎曩苑洛翁撫晉時曾極力言之于時雖畧為加意然未盡也苑洛翁之請未雨深謀固淺識者所不逮也乃今禍烈矣恭覽揭諭諸建置如指掌章句生雖不諳邊事然竊意盡如臺下計畫必可為全晉永遠保障其籌慮明而規摹當也欽服欽服

不宣

復宋立庵

台駕之出都門也屬某方有采薪之疾失禮種種言之疚心然不佞素非敢倨肆者知台仁必有以原貸之也使至辱教函知旌節已臨汾霍瘡痍餘民方遑遑莫必其命得臺下壯猷宏畫當訢然苟有更生賜焉并地與獯鬻為隣無歲不申警備昨年虜騎躪離石如入無人境蓋由內地襲于虛文相冒凡所謂設險備械舉無實跡不可全委之疆弱也今歲虜垂涎更切不獨冀寧雖河東澤潞皆不可緩先事之備仰仗臺畧攘守機宜有司

必不敢如曩自相聒仍乞台仁申飭之是我公為三晉巨屏民耳百世祝矣仰惟臺明加念疆圉奚俟章句生瞽瀆而所為喋喋者誠剥膚患急且恃臺下之不罪狂率也不宣

復李少庄

自兄丈之出士友中遂無與言詩者弟固辱潑重之以孤陋幾與篇翰絕交矣辱惠池州誌衆知吾丈近日益大進于斯道不屑屑辨唐宋而獨求自得可謂得藝苑三昧凡所見示者皆吾丈真見實境非徒言也向孫淮海示我海叟詩序弟不以謂然曾作札訊之淮海為說

甚辯要之未窺風雅真際謬為大言反以吾言為誑斥
彼耳令其序刋海叟集端允試取一觀之何異癡人說
夢也近來詞人模擬唐賢鮮自得語真出宋人下然宋
初諸人模晚唐及蘇黃諸公極意倣杜熙豐而後則全
用蘇黃為準擬矣故雖有自得趣而其叫呶譙囂失風
人正格南渡以後大約韻語耳自放翁外無詩也要之
詩本吟詠性情唐人則拚命為之不遺餘力宋人則以
為玩弄具此其工拙之所由異本朝弘治間諸名公脫
去凡近示人以唐為法真于雅道有中興功但模擬撏
撦不但近來流弊當其時固亦有焉杜子有云後賢兼

舊例歷代各清規本朝諸公詩佳者他日自為明詩耳於唐宋兩不講也吾輩為詩要須發自己神情自成片段但不落俗套使他日人稱為李詩張詩亦奚不可固不必云唐宋為也弟有志未能蒙教若豁露覩空不覺手舞足蹈使返敢此布其愚焉唯高明裁教之幸甚

寄陳皆所先生

歲前不意台旌戒途之亟倉卒遂不獲出餞然私意擬旋輿指日耳未幾忽覩蜀臺之命此固江沱嶓冢閒千里士民嘉福但門下謂教之期廼須稍紓歲月不能不為私憾焉報代吏人至辱惠劄諭憋知蜀父老子弟已

悉許許然懷天子咸德雖萬里不異纖毫真偽作用當與世俗守繩墨校鉛書者逈別也某叨厠門墻甚願覩德化之成編之竹簡以光永久至于師翁運量裁成之妙門生若游江海莫測其涯際者而曷敢妄置喙焉仰惟我師實踐真知直造聖奥風行海表孰不仰德况在陶鈞寧不自慶然有一語仰告願垂察焉夫子設科来者不拒大造無棄所貴曲成但邇有依傍户牖假借菌牙以希媚世自便者我師亦見其情狀否聖門之學要在存誠彼其所以来學本原已舛而矜傲無忌工為辯給伏望吾師于此等輩一切絕之使海內曉然知真偽

之辨其于聖學國是所贊翊裨益與柳洪水驅猛獸者同其功也恃師翁廿載知愛輙敢披其愚妄然我師宣哲通照人豈能惑而久何俟于憔悦者之喋喋也不知量矣不知量矣仰惟師翁矜恕取其心焉幸甚

寄揚中峯

傳聞兄以前尹之故心不安于此邑初謂微有芥蔕己爾邇聞若甚劇私竊惑之以兄丈之明練夫豈不洞人兄之故吾之立身行己無愧幽明何物魁孽敢爾作橫就使強死為厲則彼冤有所歸可告語禳祀之善遣去也且兄奉天子之命為百里之宰社稷城隍諸神拱護

若賊政立心不陂不枉則豈畏此細魔邪幸寬心待之前輩士夫亦多遭妖怪甚至語相聞形相接唯中心有主不怒不懼久久自然消滅但吾心惶惑家衆必大驚小怪風聲鳥語皆若有所馮之則彼鬼將有所肆侮而變態百出矣況兄以甲第宰邑監司寮友觀聽新政須鼓動精采振起事功萬里青雲愼所發軔不宜心志悃悃使人窺我淺深也輒此代問高明亮之

寄王仁庵

臺輿入浙且三時計百度當已清肅世道向泰人心頗知趨合竊謂今之從政者不患不自愛患矯激不患不

自舊患多事耳要之為政非必相反顧其時所當損益者何如因時用中而已無與焉則民不疑矣兄丈明毅弘達鄙心素所歆向其所一人心明政紀者當必有道甚願有所聞也久不獲通一訊玆承存翁師相之命有所白于左右因敢輙及心所欲言惟臺下加意焉幸甚幸甚

復方暘谷

伏自先皇帝軫念民命遣平反使者冠蓋四出諸訊覆某得備觀焉求其文法無害而蘊致深典者咸無如鐵郡于心有深慕也胝佞匪佞秋中濫竽文柄顧此孱淺

其取舍失中屬綴不當種種愆戾自知甚明迺門下不以為鄙而曲借齒牙何愛而不知其惡耶但邇來士習頗僻竊有杞人之憂是以不量冀以轉移歸正難以此得罪于今之君子亦所甘心焉諒兄丈直方通識必照此款款耳不宣

復何肖山

承來辱翰示衷語款款不異面談所諭邊事之詳令人怛慄方今中外事積蠱滋甚其來誠非一日七年之病三年之艾信未易倉卒責效往事不可追矣求以幹運頽風漸趨理道非有宏材忠畧其孰能之此弟所以惓惓

惓吾兄而不敢為他人望也事雖極壞不可頓革要須審時酌變不駭耳目有一分心思則有一分功效有一日措理則有一日受用使來賢有所循而緝之安知十數年後不還曩時邊鎮耶不宣

復晋似齋

董生至領臺翰擬裁復未果也廼使者齎教言見及諷誦悵然不勝扼腕世態翻覆宦途崄巇自古道之匪今斯今也吾丈通識弘覽昔典銓進退天下士其間升沉左右萬變恍惚亦何可勝計鼠肝蟲臂惟造物者所裁命固為之矣今日之事良宜泰然順受神龍所以異于

凡物者以大小屈伸無不可也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抱關擊柝苟有以行其政不為素餐使職之不脩雖位極槐棘徒增媿耳敢此布復伏希裁鑒幸甚

復李恒齋二

曩辱示門下潛心諸教私心善之憤邇日浮偽狂孀作心害政故為同心者一攄其深抱茲重辱誨諭乃過為推挹非僕所望于門下者也彼倡異學者不論宗旨謬悖大段其徒相與談論皆譏人與自譏語吾黨欲矯正尚實須以實心為實言縱意見不同不害為相正若作面貌話言則其去彼一間耳伏望高明諒僕之心言有

是非事有得失不妨究竟其指則僕且有受益地若如

茲教云云是以俗士相待也何如何如辱示教政極優

君子受一命即思有以澤物不媿吾心唯其所適有以

自信可也不宣

又

伏承翰諭以某之不肖盛有推許比非敢當者適丧文

敝舉世僕僕於記誦雕繢間以媒利達雄奇之士厭之

復取老釋虛玄之旨假借鄒魯家面行其臆說世閒然

尊信及其敝也諸浮浪輕躁輩依影逐聲爭相摽譽以

為終南捷徑芻狗禮法遺棄政務視西晋清談餘習氣

拾更畀其公肆擠排蝇營狗苟無恥殆有甚者此于士
風世道關係非淺鮮矣執事篤固敏毅用心于内僕曩
遡風慕之蓋有所試焉顧聲迹不相及耳茲辱深教甚
愜夙者所佇夫百家殊方雖于正道各有出入然要其
作者之心固誠然自是其是見之偏有矣而非偽也今
之掇拾葱嶺緒餘悍然謂聖人之道不彼若者豈特其
見之有蔽于此其于彼道亦未涉其藩籬而中心特借
此自高且倡和者衆為聲利相引援地耳敎春總録僕
向嘗一閱蓋其人實韻邁于道有見處能不隨人齒類
但酷依蔣道林氏語多不平即如謂中庸顏子得一善

之一為克一為仁其支離閡礙固已甚矣大抵聖賢只是理料自己勾當出其心所得身所行為言故句句切實垂訓萬世今之談者全不在本等家風上用功馳心高遠故千言萬語只是閑口嚼而已中雖有合道之言亦偶中也執事的確自信所見已卓僕忘其踈淺輒刺刺吐其愚偏詖多戾亦希執事有以教之此不敢望於它人者也南召小邑牛刀試雞極知不類然委吏乘田先聖為之盡其職業而已諸惟賜炤不宣

復許淮江

舍弟西旋具有啓候計已徹覽矣蒲自羅惟坤變諸勝蹟

陛況殆盡歲歷一紀山川猶爾蕭索玆者天惠遺黎借
之良牧不唯卹撫黎庶力為節縮而諸文事武備天灾
地澇無不曲為防護俾保百歲安至于樓觀城池殆增
壯未經變前不啻還舊觀已耳嘉氣所暢蔚為豊年夜
犬不驚獄訟清淨是使君有大造于我土也感幸之私
非言可狀吏人至辱頒翰教益用佩服比返敬拵附上
謝言銘鏤深衷則不盡于此

復王後齋

丁后溪入都道臺下憲度清肅威惠宣布為近代希有
茲覩報災疏忠愛懇惻其于民瘼天意豈不深切著明

哉仰之仰之徐邳土風獷悍每爲中原首難伏領老教
識微慮遠良工心獨苦矣臺下素負長猷加之實心體
國知必有善應黙弭爲地方銷隱禍者故可恃無恐耳
未宣

復王康衢

辱惠問具荷存念至意吾友沉毅内辨且飽諳世故兹
借重留臺一時公議寔繫望焉士君子立朝要在以宗
社蒼生爲處盡職盡言不以一毫爲巳念頭參之則舉
措語黙自然俊偉光顯果有可言雖旬月累疏不爲多
果無可言雖終歲寂然不爲黙也但使言非矜狥黙非

窺避即古名諫無歟耳近時士習雖正頗有覬望意此最害事辱賢者下問敢布其愚惟賜鑒不具

復高南宇

城南拜別歸途惘惘如失某 西國鄙生獲望末光践後武仰企高山緯有模範年来覆有教導之恩心感之而口不能言也茲驟失師資凛凛莫知趨步然此心所以環迴欝悒不能自釋者則又特為時世長念非徒顧一身私也當今承黷渇之餘民風國計所在無恃恃以支撐轉换就安泰者唯老成尚在耳即我翁鴻舉高冥大節完名天下後世孰不仰重其如當世蒼生失其依仗

何哉故區區之心抱杞人之憂如結也吏人至承翰諭捧誦依依感戀增至瞻室不遠出候未由再拜裁復神與俱往時事益多端翁義同休戚雖得謝知當不能無嬰念耳不盡

復劉紫山

辱翰諭知臺輿已抵豫章矣當今天下否泰係在巡臺故司衡者必妙簡才哲寄之觀察江右稱雄藩乃以第一人蒞之非偶然也某幸叨夙昔深為是方慶鼓首南企樂聆駿聲而已豈有涓勺可裨溟澥者乃明臺虛襟下訪增汗赧矣某前歲過里見郡邑吏砥礪清德與舊

来大異民已即覺安業第才能優劣心術誠偽不同而監司者所褒進多便利趨時之吏其惇行務實不事修飾者往往見遺然民所樂推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夫衆街智矜譽以惑上之視聽自非至誠先幾未易得獨察者一人受欺而藩臬諸公據以報巡臺三人譽則嫫母妍三人毀則慈母疑理有固然也某守章句局足跡未涉江淛不敢妄語第據曩所親覩如此料人情不甚相遠耳承下問因敢僭冒陳之唯臺明留意若使悃愊無華之吏其政問得達則臺下所以作福於萬姓者孔且遠矣陋儒樠管談豹伏惟臺下鑒其欵欵之愚不盡不

盡

寄梁鳴泉三

台旌西蒞山國計且再月矣劉剔餘民得沐明允新澤不啻出諸焚灼烈焰之中灑以清露游魂當復附體矣刑罰本以禦暴前繡衣使者乃以苛刻為風裁昏闇執拗不可告語一時僄薄子承望先意巧詆刺骨庶僚萬姓凜如寢食兕虎叢中莫必其命雖落臬諸公亦惴惴然畏此幺麽若蜂蠆也昔商鞅之法獨文致者深耳今不察事之有無情之真偽群小意有喜怒即妄加雌黃使者信如神明即肆行屠剟商君者其謬亂有若是耶

至乃褫辱衣冠戕殺耆德恭然若所當然視同蟻蟣此何說也今其事詔獄已有處分其未盡條目仰仗大仁為之劑量取平以挽此敝風永杜奸侮門生逕附楮告衷欲言萬端異日當別有陳也不宣

又

使至辱劄論及覽疏揭與審編冊具見臺下究心民瘼力挽頹弊甚善甚善當今天下事種種奸數尚有端緒可尋士大夫肯以家事視國急心圖之當無不可為者而積習玩愒憚于任事但圖苟且日月過手即與已不于視民瘼無如何也弟竊恨之茲覽來諭不覺欣躍但

時屬安常每以變更為不可而不思二百年良法美意一旦棄如弁髦茲欲復之乃嘖嘖沮畏信建事之難也且以文事稍調停之亦足小試法之可復來歲果民稱便即盡復舊規無不可者此在臺下內精于心擇人而任之耳如其獲有成績豈惟東人之幸將江北五省皆且傚以復古于國于民有大造矣言不盡意惟高明亮之

又

弟自六月中感足恙註籍者經兩朔薄才厚受福過災生茲非人所為也承昂翰諄諄篤欵不異面談海運自

膀國及國初俱須放洋避險倘傍岸可行極為利捷乃久不講此豈天意有待耶今徐邳間河患無終期漕道艱阻如此運道通亦社稷生民福也遼人措畫極為周盡但此道逃習於化外自便幾十年矣一旦令就羈束恐不能耐久須有以攝而馴之知臺下富有長策也

復栗健齋

承惠翰諭兼領疏揭知翁加意民艱振飭吏治至矣天下事之日就于蠱也由虛文相冒彼此玩愒月日以鄰傳視職業而燕越視民也如翁執權度索實蹟晝營夜思若材父老謀家云者以耳目所覩記獨今茲一見耳

仰服何有極已世道向治崇飾浮僞餘習漸次袪除乃
翁又以實政真心為天下倡循是而往即吏治民安之
效行可見矣嵩高在瞻傾企不任

復周乾明

邇者吏治彌文說者謂由于士風不振工勦浮僞無窮
理適用之實其來漸矣念欲痛剗靡習歸之質確轉移
原本惟是二三司憲師長之責爾臺下風格問學西府
推重吳會最稱文勝得宗匠一指揮權衡約之務實必
翕然丕變為四方首倡矣不宣

復吳環洲

上谷內拱陵京北當黃把二酋往歲備禦在于守隘練勇有以待其匪茹已爾迺今回面內附事勢若稍紓顧豺狼難馴犬羊無厭懷綏震疊之方操縱弛張有倍費經畫者大段自治為本使我士氣揚軍資具儲峙充重險設即虜服固可懾其狡焉之心使奉北藩益謹或蠢爾不靖則吾所以待之者固裕如矣自古豪傑立事率計先定于內然後從事故所向有功某領明教覩成筭知社稷之衛端有人矣不宣

復張心齋二

月中再奉劄諭知臺斬已蒞寧前自此遼左當復為樂

土矣天下事非才不濟而才士又工自謀故疆圉多虞非時勢真不可為獵虛聲而狥近利之為累也緬惟兄丈忠忱壯畧為中外所推茲所注措必建地方永利使威武外陽異日旂常書勳且與古立功者同不朽矣某本章句儒私心竊嚮世之才哲叨附同袍其傾注蓋久故于兄之建節也有厚冀焉瞻望東雲日跂駿譽西馳不備

又

遼左潡困已極借重遠猷數月來頓爾改觀天下事信在任人也西虜新納款互市完且西去掠耆而東虜闌

且糾其醜類聲云犯遼乃其意多在薊耳往歲薊東捧
搥谷之捷寔遼兵之績至今土人往往能道之今歲伏
壯暑厲戎西犯知遼左入援之士必有奇勳不卜也不
宣

復阮沙城

都中幸接緒言所以啓發顓蒙甚至方幸有所諮益乃
遠夷不靖倚重壯猷南下別来忽易寒暑報代吏至領
教言諄諄不異面談而瞻仰旌節已在萬里對楮依依
乂之貴竹夷情以近聞原吾輩多事荒服覊縻古盖不
治以中國之禮况不審彼已狥一二乘便嗜利之說因

然動大衆哉兄丈沉猷遠筭可不動聲色措之安順若
但不增釁不納侮即上策耳輒布其愚唯裁察幸甚

復武益臺三

辱惠劄諭具諗遠念之至良荷良荷今歲虜情分披秋
已過半向往未決不審三關伏億視往昔何似山鄉土
地墝确逦北餉三鎮民運歲額一百二十餘萬此四海
之偏累也幸借重臺鑒無論節縮調停即以晉民勞狀
白之當事其造福詎有涯耶不宣

又

秋風勃興計瓜代且及期矣承翰示具諗明法剔姦至

意大段邊方錢粮所以胥蠹至不可尋繹者由老猾窟宅其中爾懲一警百自是政紀但節年侵耗諸奸無遠略錢入手即浪費矣一旦敗露欲計齒索完則彼枵然一夫枯骨所值無幾耳而帑藏正額有不容錙銖爽者此亦極費調停幸高明留意焉或以此諸奸明正法典儘其貲產償負餘不足既遠年諸經手人無存者明題豁之仍重擬罪格以杜其後何如病卧再朔草草復諸

不具

又

覽大疏指陳錢穀利弊具如指掌則茲行真不為虛矣

各邊經費初議欲酌三歳之中以為常額今歳虜納欵諸費頗省以後虜服叛未可保則須明辨經權使異日易為調度耳復命在即乃遂預言之然賢者識慮精遠亦何有于讕語哉吾過矣過矣不具

寄戴晉庵

北虜欵塞前在闕下見明臺留意甚深今宣大業已成事矣西事唯翁淵覽獨斷事機一失不可復遘犬羊無恒即東論固未謂其可永保河山盟也要在權以濟事而已若據五原涼夏其士驍果喜戰以臺下雄畧指揮之固可鞭笞四夷永清漠北者鯫生何能乃以辭說進

雖復明問然不知量甚矣更希原炤

復劉平川三

封貢之議仰伏雄略與家舅同德一心為國家建長利然非常之原衆人駭焉乃今議者呶呶未休以未覩晏如之效耳承諭具諗虜情邊務群疑稍豁更希加意注措俾民夷觀暢終鮮它虞則浮議自消而和戎可久矣不贅

又

伏辱惠諭兼領議封貢疏草磊磊竑論足破一方拘說矣即令人心曉然知國體事機所在秉國者借以為重

迺中猶有作聾瞶語者真莫如之何也夫不諳經國遠畧為目前童稚見解者不智瞻顧首尾覬免一身利害而不恤社稷大計者不忠其不負祖宗二百年養士恩哉可耻可嘆茲事方將廷議使者告旋急附布欲吐同心之詞固千里不異面談也不宣

又

自虜鴟張塞北且三十年每秋高風勁疆埸輒戒嚴凜凜也今歲仗壯猷虜王稽顙歸化率其控弦群醜保塞下受約束與華人貿易無敢有尺寸干市掾令者牆夫滿野堠人寢烽雲中與虜穴鄰無論近歲如此光景即

振古或亦尠也憶虜初款塞中外不勝異議乃荳下毅
然抗疏指陳石畫乃今成效可睹異議者復翕然推荳
下明畧信已事易知而未然者難與衆論也伏覩大奏
桑土綢繆訏謨遠猷具有深意末款所指令人太息自
惕悔風行紀綱倒置令天下視爲固然真可憤也不宣

書二

與鑑川王公論貢市書二十三

晦日夜後賚劄至知已聞恩命矣此事舅實無限心力酬主謀國安民制虜所謂社稷之衛雖褒進宮階賞延世祚人猶以為未至也甥此番得奉舅經畧備聞閣議竊有厚幸安有論功之理縱徼有周旋子弟之衛父兄自其本分矧叨冒階級已躐通顯何有毫毛裨國而乃敢於此計功耶辱舅隆意殊感幸再勿言之封貢一事事機可惜舅今次疏來須將事體算定前後說明見得

以此為權宜制馭我中國可乘暇自治虜若年年奉約
固善或犬羊之性無常稱兵內犯我則有備因便擊之
如部落竊發我責諭諸酋令之鈐制或諸酋渝約我則
閉關絕貢嚴飭邊防今其欵塞求臣不可不應恐失中
國之體就將互市與馬市不同處歷歷辯明仍須疏內
當據巡撫議云何各道議云何臣條酌當如何以破兵
部會議馬市之說至于兵部亦有一言是處所謂當議
定而後許貢也蓋若已奉命旨或所議事宜虜有不肯
從者則倍煩區畫矣不知日来夷使仍有至者否前云
那吉處人有回音否黃酋欲執諸逆家屬竟有要領否

中國人口走回不受似與大義有碍然虜既與中國通
無終歲安坐之理必且西掠番回北收遠夷東侵女直
彼其人皆可使也况事變多端虜既受吾餌中間鉤攝
開合以伺戎釁或內有事故或士變相関皆不可知是
在臨機善應之耳晨與草草具紙俾速發諸不盡

第二書

晨中學姪歸領手教及俺吉二酋與威正哈書抄為慰
殊深虜情如此將来事定有數年可保矣套虜感悅深
意浮于言外盖見俺把事成恐後落彼故耳其致謝俺
酋亦必誠懇故酋王亦深喜也威正哈聞西人言謂有

咸畧能制伏夷衆左右吉酋將竊慮共桀黠今觀來書意望亦止若是此易與耳彼既歆羡勅賞為榮則可得而羈制無難也黄酋近作何狀把永二酋屢頌賞使已回否有何說幸示知之善後疏須在謝恩後否秋盡草枯前諭撫採當已完矣板升近來情態何如觀俺酋之意亦似不甚顧惜之者近来塞上有走回中國人否燈下草草不盡

第三書

送至宣諭俺黄二酋文辭理曲盡但不知李寧何日來歸老把都情狀竟何如也將觀諸酋俺答年老厭兵且

感歸孫之惠黄酋懌于內犯歆豔賞賜吉能若于節年搜擄安居日久不能驟離河套其向化求欵當是真情唯把都立帳宣薊之交不畏擄巢三衛夷人為所畧屬凡渠所須中國之物三衛皆足以給之且每犯薊鎮必大有所獲又恐西虜通中國後與東虜閧則其意似不在此耳今日封貢之事若捨老把都恐薊鎮之害不解若必欲覊致之恐彼中間作梗此在舅必有招徠牽制之術然須得其隱情破其所恃庶彼一意內向耳不知撫巡各道議完否疏須早發但未審李寧回報如何老把都故意趦趄或三衛狡夷恐虜既受中國約束則彼

不得肆其游言內外欺騙取利有沮調耳此亦須與虜說破庶可發其奸不為所惑也諸不盡

第四書

封貢之議不厭詳悉將來事變不必預期但虜既欵服來求其應之當如此至于中國練武脩備一如虜未服為之使果渝盟吾待之有具矣不知日來前使入老把都營者竟回否也昨閱老酋番文中間言說多是真情但云今後但有東西達子入犯他必來報不報天殺可謂誠矣但不知所稱東西達子果何指耶若指東虜土蠻為東則西邉達子無敢與彼抗者將以何者為西若

指散處部落大約皆倚黄把都吉能所服屬者渠不禁
戢而但來報我此又似姦計又欲不失和好之利又欲
兼遂搶擄之便爾此須明與之約若東土蠻糾衆大舉
汝須預報若汝等所部汝須禁戢若有侵犯汝雖來報
終是與汝等犯邊一般恐朝廷上停革封貢與汝不好
看庶足伐其謀耳

第五書

夜役至領手教及疏揭知貢議有成說矣但孛字未歸
猶慮老把都去就不定晦日之午得二十六日所發孛
字禀帖不覺欣躍計疏議已發行矣疏中事體可謂曲

當錢糧説破最善前後事體剖判極分曉事定後將前後疏議并諸案照及宣諭等劄依日月次成一編刻而傳之不唯使天下知事之始末心之勞悴旦使嗣事者有所遵守也但疏中所議貢期以聖節為則名義甚正大但此事開端之始須為久遠計如先帝聖節正在秋高馬壯之時亦足慮也愚意但令二月為期三月後出邊永為定例其聖節但令四酋各遣一人或二人各獻馬或五匹或十匹來賀餘小頭目絕行庶無後虞耳阿力哥似未可遣去前老酋亦留丘富子足以相當但不知此夷其心去向何如須有以牢籠之不論在彼在此

不論和戰皆有以得其用為妙老把都等夷使至不知賫有番文否来使必有說辞不惜詳示老把都既放史大官児子還可省諭屬夷勿再偷彼馬自生釁端自議貢以来且數月近邊絶無秋犯老酋不但守信義亦見伊戚令嚴齊舅須申戒諸邊不可見小貪得失信于虜也夜行急公署草草附報憶及則言殊無次序惟舅賜鑒不盡

第六書

昨惠来書及諸扎觀逮愛所報俺荅絶無他心可保矣老把都還有不釋然於屬夷的意思須善為調和之此

酋雖不如俺酋可保然倈天祿既能左右之或亦保三數年耳吉能之約亦見誠心但所言偷馬陪六十三十之說其情甚詐蓋虜自來未偷中國馬多是中國人偷虜馬故嚴其罰耳又言分定地方城堡失亡人畜就問城堡中要此亦難道若原未有失亡虜詐言失亡人畜何以辨之為約之初須與伊講個停當黃台吉前在此絕無它聞今據倈天祿所報不知果是此酋意變或虜中彼此不相得為之間也俺答回言何說不曾問阿力哥亦知黃酋情狀否昨有十三使沒番文或黃酋西去說待夷使入時伊留下的人也不可知此須有以察之

成事之初不可即有參差也開市三鎮同日最為得機但開市之地須築一空城子兩頭用二門開市日各用官軍守禦一門驗放漢人入一門驗放夷人入及交易完出去時亦各驗放方可無他虞也

第七書

賞謊夜役至後再領續教知良工心獨苦矣昨舅諭謂俺答使旨日久恐夷性不耐煩即以告之玄老云制馭夷狄要在得其情而事機去来變在俄頃虜畏嵗憑陵中國無如之何今回心内向若不以時接之遷延月日為約不信一旦决裂而去使疆埸不獲寧居豈得謂之

不啟釁而獨畏納欵為啟釁耶翁言此事體重大况傍有竊窺媒蘖者我不辭獨力主之但恐萬一有意外虞并令舅亦不穩便耳不知砲酋日来再有来往否楊亮復出回否昨宣諭史大官不知此酋有何回言黄酋西擒回否

第八書

前連有二劄計先後達矣部議既得旨不允復留連數日今晨始上大要旨如舅議唯貢使俱留邊此亦極便士夫中無見識人多異日或虜由居庸入犯必競為危言相射若虜使絕不入則嘵嘵者無所藉口矣今早講

筵中内閣面奏石老致詞謂北虜請和雖未可永保但得一年則有一年之便臣等以為當許皇上荅云卿等議處停當行出而諸公俱欣欣相視亦勝事也前外議謂玄老主此事紛紛無端可惡今日石老面奏此事今番大定矣且免小人閒言真是可喜但虜頗有杞人之憂今貢使有定額錫封有定員則禮部撫賞必有定則即如昨因那吉賣馬得利各帳物娘子即紛紛来求討將来之事不可不謹慮預防杜其端釁也互市雖以入貢為期或再題本時說大交易在入貢時其時常虜衆或三五来市驗有俺荅把都真正番文亦許隨便與市

如此方妙庶可久行且無它虞耳前見老把都與黃酋書似皆有輕中國意練兵勵馬時不可忽虜之畔盟或五七年或十數年不可期而我之防之當如在旦夕庶有備無患且可先事而伐其謀也

第九書

昨晨得三日書併俺把二酋来文知老酋久待有不耐意幸昨旨意早飯時即下矣聖心為此事甚切前初二日部覆上時令內使送至內閣傳旨云此事體重大既內語多不能詳覽卿等可仔細區處雖多費些賞賜也不妨覩聖意拳拳若此而卿尹中絕無深誠念國者真

所謂獨使至尊憂社稷也今日貢議之成雖諸相贊翊斡旋其實宸斷居多可謂天幸甥意可明以此意告虜說滿朝公卿因爾節年犯邊都不肯許封貢皇帝說爾等犯邊已申飭中外整兵馬前年大閱原要三五年間大行征伐今爾等既知效順果是真心我為天下主南北百姓都一般愛惜可且依他封他官爵許他通市若是日久恭順自有重厚撫賞若或變心那時再征伐他不難傳示各邊不要懈了邊備使諸酋畏威感德亦一機也昨部覆已擬如開原例市用廣鍋旋復中變甥與諸老言鍋是虜中日用所急恐求之不已況廣鍋京中

甚多或他物聽民自用唯鍋官買與為市禁民私市可也吉能一枝既附老酋求封恐不可獨遺使虜觖望而部議漫無定執此須舅相視機宜曲為之處也天氣漸熱虜且過大青山避暑不知塞上待市有多少人馬各鎮須選集武勇嚴謹封守以示有備俺答討二十元寶一錠金老酋之意以趙全等換伊孫令縛數逆以此相抵也況所縛諸逆皆瑣細不足枚數如此板升萬衆竭中國之力不足致之矣不如明示不用則虜技窮矣若送至反難處也老把都頗有跳梁此虜恃其兵力不肯甘心不捨以屬夷為事端或秋來欲糾土蠻侵薊耳須

善偵之傳諭宣鎮諸將無生釁隙使得執以為詞俟天祿再不遣至亦可疑也再待封貢後看虜情的向前疏陳常差二通夜在渠營中渠肯容否把都情狀亦須為老酋一言使之諭解仍嚴禁吏卑二酋勿使復作梗也貢使留鎮城只說内裡熱恐伊不服水土生病貢期向後須為活便方可久長并廣鍋及諸未盡事宜更可急上一疏以應明旨然心區畫務求穩安可也今通好之始須預定規制一應撫賞及請討都當立定規則恐戎心無厭後來肆其貪求與之則費不貲而財難繼不與則棄前好而生後怨矣草草具楮布意中款款惟鼎鑒

裁不盡

第十書

晨中草草一札付泰學寄去適自部歸施才來告旋諸
衷前札已告茲附補所未備者封貢吉意既下部咨閣
已發行矣求封通貢夷使即須放入邊但吉能之使又
煩區畫耳側聞近因夷夏通好右衛大同城中都有夷
人往來買貨公明出入此須為禁止凡夷使須有各酋
真正番文當官驗明方許入城方關防可施不然反側
之地驕宗降虜乘隙鼓煽恐生它虞耳又開市一節衆
議閧然多謂不可今雖處分已定尚嘖嘖私議同是識

見短淺亦因先年隨市隨搶故多疑惧今作事之始最宜慎重務求十分停妥商夷兩便如夷人不利將決裂而去不顧後来或華人不利將怨謗横生訛言且起矣竊意虜馬乘多商貨必不能給須官為區畫或將該領馬官軍預給以價使入市收買或預處物貨以給虜求務使夷遂所欲民不知擾但不可行鎮巡區處鎮巡必行各道各条遊各道行之州縣条遊行之部伍其勢必至于坐派坐派一出公差人役抑勒需索侵隱誆騙之弊百孔而出必槩鎮人心騷動矣此不可不預防也但當三令五申示以交易之利臨市防範須示以可恃令

之無恐果夷逆所求商得厚利即不論来歲風聲一傳四外人必爭赴矣如此則異論可息和議可久俺酋似已歸心于舅戎終無它虞黄把二酋既得官號撫賞又獲通市之利必亦且顧戀不輕易割捨在我尤須時嚴修守練簡卒伍奮揚威畧先事以懾其心杜其狂心與驕態果行之數年愈久而人愈趨之如遼東開原將永為中國利矣施才行急援筆憒憒不知所云

第十一書

魏令至得七日八日之寄昨暮又得十一日之寄則已見兵部覆尚未見旨意耳連日事已處分則群喙屏息

見抄来俺酋書意極真款忠信可行于蠻貊而不能孚于吾黨此其中所藏真夷狄之不若也凡廣鍋官買與市及吉能自大同貢與陝西市等件並一應未盡事宜舅可急為一疏條上市須令陸續為便或恐多口但言大市以貢使入為期時常或遠夷或諸有意願来者但執有俺苔把都真正番文驗的放入為市明諭二酋勿使大煩何如此事力排群議須此番互市絕無毫末枝節方免是非防範機宜最所當慎其所可慮者有二一則初開互市邊民疑懼貨至必少而虜衆乘春未搶其来市者必多萬一有馬無貨必無令復牽去之理此須

預為處辦免臨時窘迫一則華戎通和邊將失趕馬搗巢之利百端思為擾塞馬趙二帥須加意籠絡之使之歸心畏威不然恐有别様攛弄不可不防也又凡築濬操試開屯實伍皆邊臣得自行者但庸人多以其意度人將諸全忘料理須將應行事件詳陳一疏使中外曉然知邊上原是趂此時幹事也開荒一節當儘民開墾永不起科度幾民樂從若田多數賤國家亦有利矣夜役旋草草奉報不盡

第十二書

旨下計抵邊數日矣日来不見来書心甚懸念當由處

分諸務朝夕為勞耳須時草草三數言見示俾知動靜
馬前寄至老酋書內稱達子來交易者多欲陽和再開
一市場不知何以應之大同之人因辛亥搶市此時甚
惧立法之始須十分區畫或以給軍馬價官收貨布入
市與夷交易以馬給軍三五日後民見事定或肯樂趨
矣初間竊謂不可強之使生怨也俺答之意無它而諸
虜情狀未可保不知連日邊上更有何言今朝中造言
者紛紛謂虜屯聚塞下求市者十餘萬將罄二鎮民家
蓄聚予之猶不能給其勢必有他虞甥意群喙如此伺
隙覘釁將逞其唇吻須使十全無破綻始足以阻其浮

競不如此時明為俺答言朝廷上初間不許貢市我再三替你請問今邊上人見你舊時搶市如今都不肯拏物来交易你達子来的又多人心愈疑我今與你約今日立市之初且少着幾個達子来將各枝分定頭目管領一枝入市買賣完出邊然後放一枝進若這番做得停當邊上人方纔肯拏貨来你後面陸續交来買賣也使得我再與你奏知朝廷如今百姓又無貨若来得達子多定不能勾都得買賣恐中間弄出別事朝廷有旨以後就再不許通市了如此與他約或俺酋亦必從但夷貢使入邊市易無擾邊人獲利欣欣樂從不唯後日

可久即日下群小無所肆其謗矣市易既開須要題請
而後不時為市亦免虜結聚生邪心又中外兩便即如
前未奉旨先那吉以馬來市永邵卜老把都皆牽馬交
易安得拒之况既奉旨開市之後各家得便以數馬來
又安得不為區處若不奉有明旨紛紛者又有說也若
各虜有不時需求不可曲狥彼得禽獸無厭將來恐難
繼不如明與之約前明旨未下我得便宜撫賞今既許
封貢每年朝廷自有重大賞賜邊上出入禮儀都有個
一定規矩我不肯少了此外凡百不敢妄動不必開口
庶幾事體穩安今議者紛紛謂犒予虜物無筭恐日後

邊儲不接雖是妄言不可不慎防之也俺酋前許執送趙全等家屬今來者却是老營白蓮教且其來書謂執送趙全易那吉去此事已完其意蓋欲以此四兇為重貨也當明諭以朝廷遣還那吉係浩蕩之恩豈是趙全等幾個奴才換得你今拏來又非緊關人犯但是中國罪人你肯送還亦見忠順朝廷不肯差了不須自言則老酋必慙沮不敢妄需索矣日來廷試讀卷兼入朝侯講草草作字殊不肅唯舅鑒亮不盡

第十三書

晨中在館候講與一小例擬出付恭學追發比出及全

水橋則學持十九日手教及揭至即拆而視之不覺足之躍于門也得聞虜情邊事及舅區畫制馭之詳殊慰懸慮不審崇德李寧輩日來還自虜中否其諸所示事件虜能悉從否虜竟于何地迎勑其請封之使何日入邊送番文為之代奏也揭內稱吉能須同封一節事理極當但俟彼議定來請更遲旬月甥謂虜待命塞上自冬涉春又復還延即敛虫一生虜即移帳北去恐失大信不然或將俺答先封王黃把二酋先封都督一面移咨陝西令吉能西去待命一面令俺黃把諸夷使入邊令人帶彼貢馬及番文來也廣鍋事定准矣何故貢期

不說起犬羊性急既已通市但有所須即牽馬來恐不可大過絕客之則不免煩言拒之則頓失前好若更為題本恐事已定拘泥者又生議也或代為乞封疏中再題破亦得蓋此時事尚未定人不甚覺耳其撫賞錢糧確廢言初間須用動支客餉待互市一二年後百姓見利運貨漸增夷人見利來者不絕則商稅之入自足供撫賞客餉不須復動支矣不知此論何如崇德回老爺必有回音并宣府侯天祿情詞人來幸一抄示不盡不盡

第十四書

昨領端陽之札知俺酋以久待生疑群虜欲渙此理勢
人情所必至者豈有與之期約歷三時而不果雖中國
友邦且不信矣虜豈能保我耶國事牽制不斷至此可
為痛恨幸勅書已塡寫用寶完矣此頗費曲折先寫漢
文然後譯作𦍑語譯定又以𦍑字寫之若非玄老極力
督發則猶須旬時耳玄老見教大事已定凡節目令舅
邊上便宜行之縱是動支錢糧後日開在單册上報聞
罷不必頻題無識者反增議也又云俺酋大娘子也該
有些賞賚昨部中不知題在數内音意不好單說出教
令舅處些衣物一同俺答欽賞付去此亦一着也甥昨

見老把都来書頗有狂肆此必聽三衛及熟夷輩誘誑
欲敗盟約故以二降人為口實起釁端耳黃台吉粗悍
却似直渠老年所失盈安在還之亦似不妨此酋戒其
公足以制之把酋狡詭前後互異不可不過為之防閑
殊為宣鎮慮之也諭札昨日見今日勑已發来疏因止
勿投而玄岳二老處揭帖仍投之使知邊情云耳夜役
得旨飛歸草草布衷不盡

第十五書

昨得差官旨下即為一札飛報其午即領勑出諸賞賜
衣物已俱領出該部矣此事國家重典関係至重冐費

無限心力中遭謫忌幾成齹戾幸賴國運方隆天佑忠
赤卒遂良圖克成終始殊可慶慰天既漸熟虜俟又久
錫封貢市事宜可整搠完備勅一至即行之以慰虜久
繫之苦也宣府事可嚴諭趙帥令嚴為之備仍須申告
老酋俾約束其弟勿使奸盟則將来方可久耳吉能諭
使回否能得無猒望否老把都黄台吉屢似俱有夷漢
狡猾撥弄可以機制之須振揚軍威破其窺伺不然彼
見我農田漸闢牛羊被野必有朶順之意乃欲尋事端
敗盟耳不知黄台吉竟回来否老把都見俺酋其說云
何俟天祿前言渠得老把都要領能使累歲不犯盟今

事方始而有二言則祿之言未足憑也况虜性無厭若以後狃于求無不遂或有難狥之請何以待之故二降人未宜輕予之也邊計至重虜性無恒甥遠在都城周爰思念晝夜不能心安直俟封貢完互市畢然後可紓慮則甥身肩重任其費心殫力憂勞日久又可知也秦學行附此續報向者京師橫議多因宣府張皇所致近宣鎮事妥浮議即息且駸駸聞頌聲矣若封貢事完互市無擾當必更不同耳學至彼可即遣返此中須此人方捷便彊事幸日一示之不煩作札但數字可也不盡

不盡

第十六書

學至領手諭錫封事真如目覩昔庚戌之歲此酋崛強如許今猶其人也乃爾恭順勤誠此非處置得宜信義孚貫其何能爾爾耶初擬老把都不至恐惑于孰夷狡說昨鄙參將至再奉手諭及諸宣諭會議及與三酋書往還稿舅爲此事可謂費盡心思矣老把都果爲孰夷所誑惑若非安天爵一行舅宣諭明晝中其要領幾敗乃公事矣五乘重治之良是不若此則車夷無顧忌終不安靜此夷仍須勤渠宣諭之將前後事體利害都譬說明白使之易應守約方爲善事若以其不奉禁令决

裂處之雖三百人不足為輕重萬一異日把都敗約此夷內屬有年無知者又將以此為話柄不可不防也貢馬二十六日入邊必把都永邵卜俱至矣想田世威亦宴完矣不知此虜樸樣視老酋何如黃台吉竟來否新平口之市果黃酋之子主之乎連日各處當俱市虜狼果守約束唯謹乎昨錫封賞賚千金甥以為大少虜性犬羊明為封貢陰以厚利啗其心使之有所嗜而不忍捨乃可用吾羈縻籠絡之術若其心無所饜於此即不可久恃矣俺答說要走回人口一事因舅宣諭中詳諄言之故耳今須明為渠說既是天生有貴賤即他違

子中也自有使喚的人如何只要使中國人他每要種田也無難事一見可會何必專用漢人若放羊馬虜人比漢人還慣熟也陝西封貢議至矣極可笑封貢議由宣大同俺酋一處可也至于開市亦欲在宣大久言萬不得已與延綏寧夏暫一開之以慰虜心此何說也那吉所言討阿力哥事或未必真情多是老酋使之言渠不敢不言耳仍須客察其背後之言如何老酋雖壯健年將八十大數無長久理此子既心感中國須善接引之勿孤其意將来必得其利第恐不能控制諸部落耳

第十七書

久盼北音不至心殊念之六日申刻學以行服未見接
舅諭知錫封事已美成矣無任歡慰老酋相視漢北横
行有年兵事人情閱歷已熟茲感舅不殺伊孫曲盡恩
禮且前後撫待其有機宜推以至誠始終不爽所以一
意效順久候不疑訛言不亂成此華夷安靜大計真天
相吉人扶昌運百萬生靈之幸宗社之福也傳聞都中
人人稱慶前沮議者當無所措其辭置其面矣第把都
未知竟至否黄酋不至或其狡險叵測須與老酋言若
有違犯中國須與問罪之師老酋亦須有禁制使知懲
創以後和好可久宣府市事舅須加意提撕勿使復失

老把都意事成之後特成功夫尤須謹密也

第十八書

連得十日及十二日書知弘賜之市始終完美矣無任忻慰昨暮又得與俺答往返書抄及守市各官稟帖知俺答已於十五日北去矣但張家口之市老把都又欲宣撫北出令四夷使来請各道自當委曲曉譬以理諭止却令夷使入鎮城不知何以應之把酋守約未堅恨下又多奸誘不審張家口之市連日定開否觀黄把二酋舉動将来必不可保但得今歲無它方善故宣鎮事殊可慮須丁寧諭世威輩令多方撫藉而防禁之也黄

酋竟至新平否昨見各官傳稟打兒漢因幼子病稽留
數日則黃酋之遲至或以打兒漢未至之故但據此屬
昨書似不信其父叔而尊信舅意其中隱情未必誠然
亦須將機就機有以鈎扯之也屬中不知禮義只以氣
相上昨老把都一則為熟夷倫馬一則為封貢宴席不
待彼懟于其部落耳倭答初受命甚恭書詞甚遜昨後
來二劄其意態亦少變舅覺之否如說你那裡是一國
我這裡是一國又說各枝小頭兒要作歹我教人說與
你又說你那裡有事你也擔着又說前邊事好歹已成
了云云詞意殊不類豈有奸人就中搆弄耶將因走回

人口一事衆部落不依而作為讒言即須尋察之昨監市官稟俺答大娘子部衆交易達官即不敢約束可見此媼威行毳幙即俺答亦畏之明矣今適夜往来可擇伶變有心計人授以方畧使察其意向如此媼果能左右虜王不妨時時有以啗之使此媼心常在中國即虜王可無慮也况那吉為此媼愛孫彼心先已感我從而綢繆之易為力也張家口新平之市何日可完俺酋何日可至六月已過半轉首秋風至矣計諸酋市完必北去今秋既無聲韜恐吾將士生怠心須有以提撕督勵時巡而簡汰練習之其湧珠連珠二火器須多教人習

用無斬小費此制虜長技也西事已有嚴旨責促封貢事先許由宣大舉行矣連日切盡西行後不知何套再有虜至否此須吉能東来受命貢使或亦不須送西虜人難與言此中多費工力為國家完此盛事可耳

第十九書

貢馬昨日已入城今晨趙帥及三中軍来見甥詢及北事渠云張家口十三日宴老把都十五日開市矣計黃酋亦必至新平此二處市完甥心可少紓矣泰學持酋王貢徵来看製甚精緻但馬不見膘壯豈虜馬固然耶昨會岳老謂此國之大事當頒詔曉諭天下且頒勅九

邊俾及時修練甥以寄至與諸酋往還札及田世威與監市各官禀揭送看岳老甚歎服日來浮議漸息且有稱大同之市者矣

第二十書

日來累得寄言知東市亦已美完民夷交慶諸吸吸子且嘖嘖作讚頌語矣但未審黃酋定于何日至邊新平市竟開否老酋已有南來的耗否也此事甥賢無限心力中遭妒嫉倍煩經畫社稷有靈國祚方熾忠誠孚貫天祐吉人成此不世之功為華夷百萬生靈造福真烈丈夫之能事古今之大快也歟馬已退聖心嘉悅禮部

擇于八日告廟九日百官朝服侍班令伯勲等捧進番
表禮成百官隨即稱賀因而頒詔天下大抵事有成効
異議者無能復措其詞而玄老當軸諸事得爽利做去
無復牽制無能拗拒也東市獲馬亦八千七百有餘合
西市所獲且有萬七千之馬矣尚新平水泉市開當亦
不甚下此數則四市一歲所得虜馬二萬有餘是我以
中國附餘之物而易虜馳騾之具歲歲如此虜馬且不
支矣極為得策也但昨見東市所報馬數永邵卜倍多
于老把都計大成部落必不若把都之衆而老把市馬
甚少此何故也蚒偶傷膳註籍且半月矣夜從告行草

草附布欲言床卧憑几不便言多不次伏惟賜炤不盡

第二十一書

前得六日之寄知黄酋来市殊慰此酋惑于命依當死在中國之說又加以熟夷誑誘憚而不至欲令其部報完市就實事論亦無不可但呶呶者即胥動浮言謂且蓄異志為邊患也昨舅示以不来必罷市絕之甥逆其必至矣其多方需求枝節皆非本心只是要掩飾其不来之故且幸中允其一二亦得遂其溪壑耳今吾應之急中機宜可以掌上玩弄此虜數輩非直一酋也計新平市連日亦且完矣水泉之市前一聞山西議論甥即

為諸老言與虜有成約不可中道前卻既以使虜疑且見吾懦形也若老酋自欲過秋來市則可不然只須待之耳此事非易不能力任美成非二老亦難措手玄老大體見得定主裁堅決而氣勢足以懾諸人岳老留心邊事每事加審而斡旋政本及潛消異論有妙用焉大生三公為社稷建此壯勳不偶然也陜中事前部覆調封貢自宣大開市在陝邊昨題封本卻是自陝中封貢不知何說如此更覺省事但恐彼中酬應不協機宜必則取怨柔招侮耳水泉市竟後欲勞官通常請恩賚此不可缺者表賀或可緩或俟領恩後須表謝耳夷人進

馬照馬給賞名曰酬賜其照人給賞名曰賞賚原無馬價之名舅所請者酬賜也連日甥卧床未出其內發外給尚未審定議容嗣爲二老酌之其每歲互市發太僕馬價岳老先有此議玄老同之曰每歲將北直隸山東河東應俵馬數酌折價三萬付宣大山西令互市易馬給軍歲以爲常若虜渝盟市事罷則復故事已定矣此件無煩慮也脛傷誤作瘡治乃使左股艱于起立日久偃仰床閒形容頓減矣今原傷漸復而股强攣如故伏枕作札字不能肅伏希不罪至荷

第二十二書

昨續得寄言及楊撫臺之劄水泉市事亦又美完矣黄
酋續市二百馬匹想已打發去矣大段市規已定大市
每歲二月以貢使入為期而各酋不時零碎牽馬來市
乃事之必不能絕者今水泉市未報完且原題貢使出
方罷市今貢使未出雖續市亦無妨但恐水泉報完貢
使既出之後各酋或復牽馬來市而呶呶者或乘而肆
詆耳甥意舅會劉臺史時可將前後事機與之指擘明
確即于覆渠亦漸踈中明白說破亦可也見秋寄往回
書劉舅之隨變應機制馭諸虜擒縱張弛各有妙用然
亦費盡一腔心力矣彼旁觀坐談者安知此苦衷深念

要之社稷神靈寔所昭鑒而精忠竒績天下士固風動景仰足以不負此生餘不足較矣虜欲西掠淹留之豈以盟約新立恐虜去其部下不能謹守或生它端又或以往返窵遠恐不及二月貢期即將意當任彼自去但要使嚴戒守𥟖員役不許犯約虜威令素行即如河西去此數千里自講好後絕無一騎敢侵掠則其親近部下必守約益謹此不須慮矧虜西去必簡精鋭自隨所留多係汰剩者常年尚慮中國擣㧞自守不暇必不敢先生事端況虜去數千里往返須半年舅亦得耳浄許時且使其人馬罷勞歸來方且欲息必無妄念貢期原

題二月以後不曾限定遲一兩月亦不妨也邊外殺死墩軍不知黃酋查出作歹人否此須與究竟方可懲後不盡

第二十三書

昨見玄老謂令舅屬我久未得致書封貢事令兵部集始末為一書衆議具在見當時異同則任事之難可知也但中間謬論可恥欲稍刪削之甥言不必刪削具存實錄可也甥又言此事邊上大費曲折朝中人未必知前告家舅自夷孫初降諸與三鎮文武大小將吏往來公移書牘併與諸酋往返書札及各鎮稟報併前後疏

奏排月沿日迄于五市完吉能貢入為一書與此封貢録表裏刊行始為大備玄老色喜深以為宜朔所以為此言者以部中凡事牴牾言者是非蠭起既再不用著述發明則一塲好事全不見根節且朔之苦心安得人人曉之哉須刊布一書使天下後世有考若待部中封貢録刊出方言又恐諸人者謂有不平自鳴也朔故豫言之冬中虜果西去公餘有暇幸朔將一應前項盡數檢出挨日粘連令人吏齊録然後于書本上塗刪編次使有條理刻行朔俟史局事完撰次成一書可附名冠傳于後也不盡

寄高相公九

某最不肖久不為同人比數乃門下不以為不才曲借齒頰復從而提掇之門下素有人倫之鑑世所取信且秉持化軸可以軒輊時材此同人所以不平而深忌也夫河漢雖廣而鼷鼠之飲不過滿腹物量固有定耳以某之不佞其受知遇門下不啻過當矣訛言勃興可駭可怪蓋陰有鬼物害之若人固無如我何也第內惟薄劣志行未孚與人周旋二十年橫罹猜忌不免為明台知人累以是自懇耳出都二日至涿鹿風雪大作將遣諸京從旋展興烘硯具札仰謝明德臨翰泫然不能自

制自後望台光益遠矣天下事幸得宗匠陶冶南北謐
如速若運掌固千載一時也嘗觀自古豪俊翼亮當世
莫不有同心共濟之賢左挽右推巨功斯建若丙魏若
房杜豈異代同符矣今翁與岳翁風投心契非一日矣
乃兹並任咼鉉寔天開此一代之治非偶然者二翁之
交膠漆金石不足比擬　某叨銘鑄有年豈不知也乃區
區之心有所深願有所過計所深願者二翁相得社稷
蒼生無窮之幸保此終始歷久益親將丙魏房杜讓相
業矣所過計者二翁識量作用不同此可彼否無害一
德第取與翕張人恃各有所使而窺伺者又多方傅致

離析之絲髮有端恐漸成形迹則天下事其可為者幾希故杞久憂天雖曰大謬彼一念愍至之情似將有其事也某之見殆若此矣故公以為天下計而私求以為知己酹者意惟在此伏惟相公不以人廢其言則某雖藉茅飲泉亦安且甘而心有深喜也屬當遠違情不能已肆筆剌剌不知忌諱更祈台慈不厭煩聒而取其末意焉某無任悚仄惶遽之至

又

冬仲遙遠台席忽復更歲此心懷慕不能頃刻忘也秋中承台諭謂西虜納款當厚集中國力以待東虜果狂

逞必痛懲艾之則西事可永保耳昨閱邸報逆左上提
書緘斬至六百級自厲披猖來且四十年未嘗遭此挫
也亦足以少伸中國威矣台下廟算先幾一何預而神
也治河事復委之司空公即夾口之河可希底績海運
方始山東諸經理似亦明備但買舟求速辦恐有不堅
良者須台諭督漕公加之意爾台下秉鈞未幾中外事
駸駸就理太平功業旦夕可致鯫生謬承深眷兢兢夙
夜冀有表樹以不負行儉知人之鑒乃行能薄劣不為
同人所諒陰枇有刀横加排擠賴台仁覆庇獲全名節
以歸其受賜甚宏鉅也即使飲泉憩林終老于太平時

猶為天地𦘕物矧台慈在上異日公論彰灼拂拭而滌濯之使效其薄技猶可以有詞于永世若今茲則杯中蛇影真覆永明願台仁無汲汲也夫公旦大聖猶避流言況此么麽豈宜直犯不韙某受恩深厚摩頂放踵無敢自愛第恐為仁明累耳確菴見示自慈惓惓引援至意感激涕泣仰懷明德亦恨不得一旦即侍台席之側顧形迹間有不雅觀願台慈姑徐徐焉勿使懷娼者復得藉口也某無任悚𢙣依戀之至

又

頃自家舅所得邸報見狂夫流言披猖無忌殊增憤懣

我翁心事勳業已軒揭天地薄海內外共所聞見視丁
卯蓄德未曜時何啻千里而彼狂乃欲變亂白黑耶可
恨可恨鵂鶹之鳴蚍蜉之撼不足為台端懇希勿芥蔕
第以某之不肖不善處物動遭娼妬下流叢毀事有固
然顧復上累台明以故私心剌痛無地自容耳夫以台
端精忠謀國冲虛好賢士論明甚乃彼狂敢為此言者
寔以無似不允公議遂借隙以行其私耳媿負可言茲
具一疏自明敬附楮侯慰藨希尊慈宏度大觀示以進
止之宜私心次且恐重為台明惡也曹疏固孟浪觀其
詞指其處心積慮深矣無乃內江閹黨今猶有存者耶

事機多端伏希審伺杜漸銷萌泯于無迹斯善道也都
中人情時態不知何似更望撝示大公兼愛彼已屏除
疑忌用安反側但使吾無間然則彼之嘵嘵不足病也
心事萬端門墻千里援筆神往徒有此身留耳伏希台
慈炤鑒不盡不盡

又

价旋領台諭其間就裡云云求之不得其說寢食俱廢
天下事須有不如意處其好處乃可堅久若十分如意
必有外憂杜元凱所以欲釋吴也元祐之世朝多君子
然洛蜀分黨卒貽紹述之釁議者至今為諸君子病之

翁遠識宏度幸深察焉無為熈豐群小所利也凡事某
在遠不得其詳大段翁與岳翁心同道同知契非一日
豈湍昧之說所能遽間然二翁局面不同作用不同故
取人亦異人各欲為知己者圖厚則必有生枝節處在
二翁生保其無他腸也況事真偽久必辨白望台端大
觀付之不理徐觀其後何如且君子之交難合易睽而
小人之情多端無定以台下豁達大度與物何所不容
初有華亭之猜中遭內江之謗而某受知二翁俱深而
翁之愛我尤篤今又在二千里外得以自申其說無嫌
可避伏望台慈俯垂聽焉縱使其事有端亦須置之度

外藺相如戰國一勇夫耳因趙恃二人為重延屈身廉頗況今國家之事倚重二翁天下士方冀其幸太平功業庶幾三代者幸捨小嫌存大計也據業移晷欲言不果欲默不忍恃翁心知竟吐露其愚臨楮惶汗無任

又

承密示具悉深指生在遠不知其詳知台諭必有主謂也但以區區私見揣度則二翁相得非一朝久自去歲覺意見有不合處生出門時深慮成嫌隙豫言之冀彌其端耳曹人或承望風旨未必有所指授願台慈付之不校雖然以前日交好接如無其事則久當益明或有

其微亦必咋舌內訟之不暇矣此善道也愼無再動聲色恐嫌釁滋不可解且人情憤憤台慈猶力為收拾夠由于己者是在一加意而已憂心悄悄臨楮不能自已伏惟台慈賜鑒幸甚

又

欒城拜別北行忽忽如失迄今且匝月矣都中人情事體儼如華代不忍見不忍言初心剌謬恨在里發軔之早也在欒奉台諭謂岳老與不肖無他嫌乃娼忌者從而搆陷之則初意亦且不堅天下事未可知也岳翁與翁金石風昇一旦決裂中心殊有懸狙無耐群小不得

志于翁者百端揑造殊足憤邑我翁精忠宏度天地鬼神九廟神靈寔共鑒之此不須言說也惟翁心術行業數年來已表見于天下今又以主持國體為奄人所逐始終大節雖古人無多讓幸自寬慰無以他端介意神聽不謬果有雙麟則衍慶殊未央耳前奉台諭薄遊名山川極為高致今則未可且閉門謝客絕口勿言時事以需時月何如令弟將發某偶冒外邪大汗後神志惘惘不能親書故未敢多及伏希賜鑒

又

入春驟聞意外之証令人駭怛欝悒莫可控告惟有叩

心額天賜一日九廻而已翁精忠大節天地祖宗所共監護故公論沸湧魑魅寢謀然觀古事班班殊足危懼矣昨敬遣一价奉手啓仰慰未達廻台慈震撼甫寧即馳使顧問感媿無措蒙諭杜門謝客行法俟命極為遵養時晦善道區區私念則以朋姦窺伺方家而人情面背難保雖鄉鄰相語亦幸勿及時事庶無隙可乘耳使者告旋甚急肅楮申覆併陳謝悃臨楮悵悵言有盡而意難窮也

又

春中奉教音嚮首秋半懷念慈範日夕未忘不審邇來

台侯何似前聞熊羆佳兆憶在此時惟大德精忠天地百神所共鑒焰計必應充閭瑞也謹遣小价專伺佳音使行此心真與俱往矣芸伏麻乾年來居山屏覓茹淡神情轉健乃於中秋拉一二姻友泛湖登山得水經山海所識諸異跡宛然可驗數百年乃翳沒草莽中而俗丘冗刹多表表著詞人頌述因嘆世士識奇者固寡而靈蹤乃亘宇宙常存不為損也古人之道高寡和功大招尤者往往而是而夸毗刹勢之子閒竊時值揣弄聲焰于褁匿中亦何以異此也入山滋久時入漸與我疎覺此身半在物外矣五嶽之遊即不可冀晦登中條嶺

即嵩華皆在指點間閑歲率與物情益不相関葛巾野服隨長者杖屨以累月為期諒天不違人願也

又

某初叨召命即擬遣使奉聞兼請教言為進止未及發而盛使賫台翰至凡所諭者謹識之於心不敢遺忘矣遂擬抵都然後遣使奉候經今且旬朔念之心不能安昨具疏辭已得旨擬六日啓行謹即舍先發一使仰候台履某跡拙無它長荷台仁培植遂冒崇顯然于時受之不疑得之不勝喜者恃知己在上其道足憑而其心足信也自台下養重東山某隨亦歸里年來世故不入

於心頗覺安適忽爾被召怔營莫知所措欲辭之則恐釁隙益張不可收拾欲應之恐無以善後徒增煩擾竊時度勢揣人量己蓋落落然有難合者今茲之出謂之涉長途犯風波古人有善喩矣伏惟台慈既愛惜樸樕惟恐傷之幸有以教訓成全之也時事倚伏難量正人關係甚重更惟台慈厚自加攝以慰宗社蒼生之望幸甚

寄張相公六

頃者事端驟起匆匆在告遂不獲從容敘所私辱顧又未獲領終教及捧札示為之惘惘竟日嗟夫群小害正

萋菲成錦蓋自古患之矣今二翁同心翊宣元化天下已騒騒向理假之歲月太平之業端可坐致乃心膂之間不免有挑惑若此古人所以嫉彼讒人欲投畀豺虎有此而不恤也某受知門下甚深而竊為社稷蒼生過計聞命至食寢俱不安便已而深思又若不足憂者蓋誠得二翁之深知浮翳不能終掩也翁淵覽深識慮定而後發發必奇中其于玄老一體同心家人父子有不足喻者而玄老之敬信悅服翁亦不啻其口出誠金石匪堅而膠漆不為固也雖巧佞百端工伺間隙終亦何能為患大姦玄翁弘毅疎宕是以不免于輕信而驟發

然性故明達而與翁相信又深未有自日不悟悟而不悔者伏望自明念天下之重而畧小嫌救久要之好而無失其故藺相如戰國策士耳知秦之重趙由己與廉頗甘受廉之侮而不報今天下事倚重于二翁者豈特秦趙輕重哉况玄老不惟某知其不負門下雖台明亦必諒之形迹之間幸恕其不及某亦切切為玄翁語願二翁相得百年如一日也行次涿鹿遣京役旋附楮布謝回首台光瞻望漸遠引筆陳悃不覺喋喋盡私欲聞知己交誼而公為天下慮也伏希台慈賜鑒不宣

又

月前次疏行具有啓候使發旬日忽聞論張之傳令人
駭愕今得其疏讀之雖孟浪無稽而首尾用巧械作危
語蓋真欲幾此局面者恐中尙有黨幸台明察伺而潛
銷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茲謹具疏辯似事體不可少者
伏惟台慈開示行止之宜無俾再誤重為知己深玷玄
翁既遭此誣當知人情時事有未可任快為者必益信
翁言幸委曲陳導俾銷黨偏屏疑忌一之以至公天下
其孰不服也孤衷萬端台垣千里臨楮惓惓神往形留
不盡不盡

又

伏辱手示所以顧護保全惟恐有傷使䀿䀿者不獲窺其機緘用其智勇此愛此情固非異人所能得亦非他人所能知也感激之極但有流涕雖捐糜此軀亦何足以報德于萬一耶承示玄翁近況前於邸報見一二事固已疑之旋有曹疏謂經此蹉跌必益歆信明台更易絃轍也茲聞台諭居於張陳之說使人駭訝不能收舌大段玄老機事不密泄與輕信故嘗為小人所困與翁同道同心且三十年所謂金石膠漆非物可閒雖惑于黄鼓嚮時蔽亂旋當融釋耳元祐君子滿朝乃洛蜀分黨竟致紹述之禍此前事殷鑒周公大聖三叔流言宜

也而召公亦且歎之公不以為嫌拳拳以國家新造彼已不可釋去慰留召公卒奠周室大臣急公家而忘身嫌固若此今國家之事倚重二翁天下士傾耳向風思見太平之盛若中有牴牾豈但太平難致將且立見敗端翁與國同休戚且素知玄老心者寧可不委曲周旋如周公之與召公以求濟大事哉　某奉翁初諭擬中元前後北藏朝夕之心唯願二翁驩然相得不失畏雅豈惟緬生一人私幸宗　社蒼生寔深賴之臨楮無任懇切依依之至

又

二翁同心天下事方駸駸向治不意遷生嫌釁在遠邇聞寢食不安故低叩愚臆不覺饒舌既發殊有悚仄深以獲戾為懼茲辱手示畧其粗戇不加罪譴具窺桐度汪涵并包萬彙且仰且幸但有秋杪欲歸之諭令人彷徨無措寧死不願我翁出此言也以台下素尚冲然澹于榮利年來備歷艱楚形神勞瘁所以在此唯以君恩國事為重莫有濟焉不敢自便圖也今日天下之事視前日何如寧容翁拂袖時耶矧聖躬違和臣子之義于翁心豈能是恝無亦忠信見疑憤懣而為是言與區區私意願翁無為此言玄翁與翁廿年交友真肝膽相照

者一旦忽爾睽疑鬼車塗豕變幻可異然同心既久生意張弧脫弧在反手閒遇雨之吉甚不遠也惟翁沉幾倬鑒自覺機政來凡消疑定傾經數四矣震撼紛錯外囂內潰人所畏懼疑避莫敢涉手翁不動聲色徐觀其機而善應之卒之夷然就平生誠心服神悅以為史傳少儔儷今日乃不能廢一相知之友暫時疑隔耶伏望自信不疑一切形迹語言置之不較待其悔悟世有織人好窺人意向撰弄是非者諒不能逃台鑒顧逆加杜塞功使得聞其說則不及生之入都二翁必驩然如昔無疑也生荷二翁深知故其心慮視他人獨切生若

不言則他人復誰敢言者故前者既悔而此復嘵嘵不能自休伏惟台慈鑒其愚罔幸甚幸甚

又

某不善履物横招猜忮年来荷台慈覆有得護之恩真生死肉骨不足喻也夫愛人者思以成全之則必為之慮遠以某之不肖謬辱台明知遇其受此施于門下非一端矣即如春仲若依台肯姑緩環召則不至復有此番敗缺今日事端既横出者非台慈委曲優容明示鈐情則某又安能全此進退也溯行辱顧視眷款惓惓深意曲衷真切懇惻古人云士願為知己死翁與不肖豈

但知之已耶古人感知則思酬今某不獲宣力欲效其一言緬惟台端賦氣特異為時間出以翊此小盜恢張大道裔烜之績異日必振絕前後第杞人私慮主上甚少古稱危疑今宮府馴調全仗淵畧然事機變幻當察其微物情多端須防其漸事固有出人意料外者不動聲色措天下泰山之安在今日非異人任也苟戴明思得優游山林讀書没世亦是不朽若台慈過念管蒯欲排拭而收録之須二三年外乃可耳此理有固然而亦心之誠然者甚願台慈炤鑒之也行次涿鹿瞻望漸遠不勝欵欵敢布其愚臨楮悚仄無任

又

冬杪曾附上一函陳款回首復入夏矣違遠台慈為日滋遠此心板戀不異旦夕仰惟一德格天神人胥相明主以幼冲纂祚百吏奉職中外謐如風雨以時星日清潤阿衡公旦寔邇前烈豈非天佑聖朝遺之大老俾開萬載中興昌運也耶甚盛甚盛 某依籍末芘得放情泉壑間終歲熙熙與禽魚相樂誠為至幸第孤陋之質睽隔型範智識日荒鄙吝叢積陳編可親而目之精神頓爾減耗每把一帙未卒業則睛已困矣不才之人神鬼所靳恐此生終無以自植所冀台仁不遺遐遠時誨督

其不逮千載知己士所希遇然駑策不進且將為明哲
知人之羞故願台明既知之終成之也某伏履丘樊不
與聞外事然台下相業之盛若揭日月行天有目共見
則固所欣躍頌服索史傳觧有傳矣而區區杞人之私
芻蕘之見猶有欲陳之左右者則願翁之試垂聽也主
上英睿夙成社稷大福享國久長必且興唐虞之治今
才十二齡自古人君幼冲踐祚多苦于開慾竇之早漢
昭之事史歸罪傅陸傅陸誠無術也竊怪宋哲上有宣
仁群賢布列而乳媼之覔年方十三于時雖諱言之然
竟實事也蓋天子職得自由宫禁秘密外廷難于為力

今日之事第一義其在此矣台下勸諸頻殷忠告剴切
聖衷天縱嘗不蹈漢宋之弊第左右無知苟希寵倖隶
隙窺誘能保盡無伏望台端密運蚤圖杜幾萌于未然
之始此萬年計也天下之事天下之人成之台下開誠
布公廣集衆益此海內有識所共歆向第人各有心雖
琢表異以矙伺投合求以自結則中必有亂真飾是者
矣台下之鑒物情未言先矚此某所素服者遹復為此
言蓋台下任重而心益虛恐朋言三至不能不少撓思
慮耳夫率作以才委寄在心有才之人以之為耳目手
足任則種種可喜而付之以心脩往往不可托其可托

者又多樸鈍不適用此歷代之通憑相道之深若也某每頌翁洪業輙不容口而念翁苦心則輾轉不能忘私心款款復覼縷如此惟台慈不斥煩聒悚怍悚怍